

#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文选·2004 卷

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编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文选. 2004 卷/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编.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5. 6

ISBN 7 - 5063 - 2916 - 6

. 中... . 中... . 文学批评 - 中国 - 2004 - 文集  
. I206.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62570 号

##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文选(2004 卷)

---

编者: 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

责任编辑: 刘 方

装帧设计: 任凌云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 总编室)

86 - 10 - 65389299 ( 邮购部)

E - mail: wrtspub@public. bta. net. 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北京乾沣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 1230 1/32

字数: 450 千

印张: 17

插页: 3

版次: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5063 - 2916 - 6

定价: 38.00 元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高举民族精神的火炬

金炳华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民族精神在民族生存和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是文艺工作者肩负的庄严使命。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它是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形成的并为民族大多数成员所认同和接受的思想品格、价值取向、道德规范的总和，是维系国家统一、凝聚民族力量的精神纽带，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坚固基石。

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着民族精神，这是我们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去年春天，中华民族精神又一次经受了历史的洗礼。面对非典疫情这场突如其来的重大灾害，在党中央领导下，亿万人民以高度的团结统一，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新的长城。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华民族是具有伟大民族精神的民族。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历经磨难而不衰，饱尝艰辛而不屈，千锤百炼而愈加坚强，靠的就是这种威力无比的民族精神，靠的就是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越是困难的时

候，越是要大力弘扬民族精神，越是要大力增强中华民族的民族凝聚力。在当前这场防治非典型肺炎的斗争中，我们要大力弘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团结互助、和衷共济，迎难而上、敢于胜利的精神。”

历史和现实雄辩地证明，中华民族精神是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强大的精神力量，是中华民族发展自己、壮大自己的不竭动力。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征程中，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急剧而深刻的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知识经济和信息革命浪潮扑面而来，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世界范围的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有吸纳又有排斥，有融合又有斗争，有渗透又有抵御。加入世贸组织，为扩大开放、促进改革、增强我国经济活力创造了更为有利的国际环境和条件。但是与此同时，西方各种思想文化也对我国的民族文化、社会思想产生广泛而复杂的影响。我国作为经济文化还较为落后的发展中大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面临着发达国家的压力。人类社会的发展史证明，一个民族物质上不能贫困，精神上也不能贫困，只有物质和精神都富有，才能自尊、自信、自强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面对如此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我们必须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科学发展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就要求我们把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运用各种生动、有效的形式，通过广泛、深入、持久的宣传教育，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增强民族自豪感、自尊心和自信心，让昂扬的民族精神成为提升综合国力、应对时代挑战、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巨大动力。

我们必须看到，我国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正确的思想和错误的思想相互交织，进步的观念与落后的观念相互影响。面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我们只有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才能把全体人民的思想 and 行动统一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精神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实现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各项任务上来，增强加快发展的紧迫感、做好工作的责任感、实现民族复兴的使命感，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

民族精神是一个开放的、与时俱进的精神文化系统。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是动态的与时俱进的过程，带有鲜明的实践意义和时代特色。当今世界的新变化，人类文明的新成果，中国社会的新发展，都对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提出了许多新要求。如何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着眼于世界科学文化发展的前沿，发掘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汲取世界各民族的长处，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使中华民族精神始终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是我们面对的重大时代课题。

民族精神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精神血脉。在弘扬和培育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方面，文学艺术肩负着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使命，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人民奋进的号角。在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方面，文艺可以也应该发挥独特的重要作用。古往今来，世界各民族无一例外地受到其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产生的文艺精品和文艺巨匠的深刻影响。中华民族的精神，不仅体现在中国人民的现时精神生活里，也反映在几千年来我们民族产生的一切优秀文艺作品中，反映在我国一切杰出文学家、艺术家的精神创造活动中。文艺作品对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独特作用来自于它独有的潜移默化的功能。

文艺作品是作家艺术家高度个性化的精神劳动产品，同时又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和时代的产物。一切时代的优秀文艺作品都汇聚着那个时代的风云雷电，回应着那个时代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体现着那个时代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激荡着那个时代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从两千多年前的伟大爱国诗人屈原，到20世纪“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从《诗经》、《离骚》、先秦散文、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戏剧和小说，到五四以来与我们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现当代中国文艺，充满着隽永艺术魅力、闪耀着思想光辉的优秀文艺作品浩如烟海。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文学艺术以“铁肩担道义”的强烈责任感，自觉投入到全民族救亡图存的时代大潮中。抗日战争期间，充满爱国热忱的一首歌、一本书、一出街头短剧，曾使多少人热血沸腾，毅然走上抗战前线！我们的国歌就是诞生在那个血与火的年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一大批呼唤思想解放、反映新时期时代精神的文艺作品应运而生，在全社会产生广泛影响，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古往今来的文学艺术家为我们民族创造的极其辉煌、丰富的文学艺术宝库，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它熔铸着我们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丰富和传承着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今天，我国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亿万人民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发展，显现出蓬勃的生机和无限美好的前景。与此同时，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发展局面，广大作家心情舒畅，创作空前繁荣，主旋律作品佳作迭出，多样化作品异彩纷呈，思想文化素质较高的青年文艺家不断涌现。近年来，通过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精神，作家队伍的精神风貌更加高昂，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明显增强，深入生活和唱响主旋律的热情大为高涨，许多贴近时代、直面现实的优秀作品，都以其深刻的思想性、鲜明的时代性和强烈的艺

术感染力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创造英雄史诗的时代，也是文学艺术攀登高峰、大有作为的时代。新世纪，我们开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伟大进军。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呼唤着文学艺术继续为高扬和振奋民族精神书写新篇章，作出新贡献，同时也为广大作家艺术家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为催生伟大作家艺术家和伟大作品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广大作家艺术家要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出新贡献，就必须忠实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自觉把自己的艺术追求和艺术理想融入亿万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潮流，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作为一切创作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家艺术家要以自己的精神劳动产品，深刻揭示时代的发展趋势，展现历史的艰难曲折和它必然要到达的光明前景，弘扬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相适应的时代精神、价值取向和道德风范。

广大作家艺术家要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出新贡献，就必须积极投身亿万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自觉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民族精神是在人民的实践活动中形成和发展的。作家艺术家要善于从实际中发现民族精神的新质，从生活中汲取民族精神的营养，从群众中感受到民族精神的力量，通过自己的创作，生动形象地展现富有时代特色的民族精神。

广大作家艺术家要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出新贡献，就必须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的革命文艺传统，积极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在继承和借鉴的基础上进行文艺创新。文学艺术是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最形象、最典型、最生动的体现。我们要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准确把握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要求，准确把握新生活、新人物、新思想，通过出色的创造性劳动，展示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民族生活的多姿多彩，展现中华民

族的时代风貌和民族精神的伟大力量。

总之，我们要高举民族精神的火炬，以勤奋的艺术实践创作出更多的精品力作，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团结、激励和引导亿万人民奋发有为，昂扬向上。以优秀的文艺作品弘扬民族精神，以昂扬的民族精神提升艺术品格，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在社会的进步中造就艺术的进步，这是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发展繁荣的必由之路。

（原载《求是》，2004.12.）

## 新中国文学五十五年的成就和前瞻

张 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5 周年之际，我们的国家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伟大变化：从饱受蹂躏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变为屹立于东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新中国文学伴随自己的国家也走过了既有喜悦欢欣，也有惊涛骇浪的曲折道路。

新中国文学以改革开放为界，大体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深受毛泽东及其文艺思想的影响，强调文艺从属于政治，强调文艺必须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还强调文艺“可以也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当时社会生活的巨变给文学的发展带来深刻的印记：一方面，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极大地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建设新社会的热情，也大大激发了广大作家艺术家创造新的文学艺术的积极性，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文艺爱好者投身于这样的创造性劳动。但当时不止一次的左倾错误，又伤害了许多作家，使毛泽东自己制定的本来正确的系列文艺方针和政策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乃至发动“文化大革命”，造成文艺生产力的大破坏。而后期则在邓小平理论、特别是他的文艺理论指引下，对左倾错误进行拨乱反正，不但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都有令全世界瞩目的巨大发展，文学艺术更走向空前的繁荣。最近 25 年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已从 900 多人增加到 6000 多人，而各省、市、自治区的作家协会会员更达 45000 人以上。非会员的政府官员、学校教师、新闻记

者等各行各业的人员和大中学生都有许多从事业余文学创作的。各大城市还涌现了大批自由撰稿人。由于邓小平曾宣布“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这种创作自由，使文学题材、主题、形式和风格的多样化开拓成为必然。文坛上可谓新人辈出，佳作迭起。

新中国文学的发展道路尽管曲折，从整体上看却开拓了中国人民文学的新时代，创造了中国文学史上诗歌、小说、散文等各种文体前所未有的繁荣期。当今中国每年发表的诗歌近5万首，相当于全唐诗；中篇小说约5000篇，长篇小说接近1000部；散文作品更不计其数，全国600余种文艺刊物和2000余家报纸，都刊登各种各样的散文，包括报告文学、文学传记和杂文与随笔、小品。戏剧领域仅电视连续剧，年拍摄量便达10000余集。而创作和出版作品达数百万字、上千万字的作家并不少见。

建国初期我国文学深受苏联文学的影响，遵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作品形式和风格多有借鉴苏联文学的痕迹。而其基本的创作题材和主题是歌颂革命史，赞扬新社会，与早年苏联文学也相似。自然，由于表现的是中国的生活和人物，又运用中国语言文字写作，在优秀作家笔下不能不赋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如长篇小说中属于歌颂革命史的孙犁的《风云初记》、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吴强的《红日》、梁斌的《红旗谱》、杨沫的《青春之歌》、罗广斌和杨益言的《红岩》、玛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等；属于赞扬新社会的如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赵树理的《三里湾》、艾芜的《百炼成钢》、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柳青的《创业史》、草明的《乘风破浪》等。当时著名作家如郭沫若、冰心、巴金、老舍、艾青、田汉、曹禺以及诗人郭小川、贺敬之、闻捷、李季、李瑛、公刘，散文家刘白羽、吴伯箫、杨朔等的创作内容也不外于歌颂革命史和赞扬新社会。上述作家优秀作品的共同特点都是洋溢革命的激情，着力塑造工农兵新英雄形象，突出反映社会生活中的阶级斗争，谱写新时代人民推倒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

伟大历史进程，字里行间充满理想主义的色彩。至今，它们在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在刻画典型人物形象的生动和丰满上，仍然堪称是新中国文学初期的经典之作，对于塑造人们崇高的灵魂，帮助读者了解那个时代，仍富于思想教育和现实认识的意义，尽管它们在表现那个时代的优点的同时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局限。左倾错误乃至“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使我国文学的创作题材和主题越来越狭仄，形式和风格也越来越单调和模式化，并使创作一度完全停顿。

而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由于文化上也向世界各国开放，并以“文艺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代替“为政治服务”或“从属于政治”的口号，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方针，大力“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文艺生产力便获得大解放，题材、主题、形式、风格都日益多样。这过程中，西方各国文艺思潮和文学作品对我国文学的影响，包括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便日见彰显。从这时期许多著名作家的作品，如王蒙的《布礼》和《蝴蝶》、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和《红高粱》，以及苏童、余华、格非、孙甘露等的先锋小说和方方、池莉、刘恒、刘震云等的“新写实小说”，还有北岛、舒婷的“朦胧诗”和后来的“新诗潮”，包括“非非主义”、“城市生活流”、“下半身写作”以及诸多探索性戏剧等，都可以看到或是现代主义、或是后现代主义的明显痕迹。新时期的中国文学不仅受到西方发达国家文学的众多影响，还受到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略萨的《绿房子》跟西欧卡夫卡的《变形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一样成为许多中国作家案头的必读物。而前苏联作家的影响仍未消失，特别是像艾特玛托夫这样的世界名家的作品，也被许多中国作家所精细阅读。这时期由于向西方发达国家派出大量留学生，从他们中产生的新作家自然也更多借鉴和吸取所在国文学的优长。这一切无疑有益于我国文学的艺术视野和表

现方法、手法的进一步拓展和丰富。

但新时期居于我国文学主流的仍是富于人文思想内涵的现实主义。20多年来，现实主义走向开放，经过20世纪80年代中期学习和借鉴外国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热潮，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多向艺术探索中更多的作家回归于现实主义。新时期之初不仅中年作家蒋子龙、冯骥才、张贤亮、高晓声、张一弓、丛维熙、冯宗璞、谌容等轰动一时的中短篇启现实主义之先；继起的知青作家如叶辛的《蹉跎岁月》、梁晓声的《雪城》、贾平凹的《浮躁》、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铁凝的《玫瑰门》以及陈建功、韩少功、陈世旭、史铁生等的优秀作品也多属现实主义；获得最重要的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的大多作品，如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李准）之反映抗日战争期间黄泛区人民的困苦和民族凝聚力、《冬天里的春天》（李国文）之沉思长期危害中国革命事业的左倾错误、《沉重的翅膀》（张洁）之倾诉现实改革的艰难、《钟鼓楼》（刘心武）之图写北京四合院的市民生活与习俗、《白鹿原》（陈忠实）之反映阶级斗争的复杂曲折，《抉择》（张平）之揭露当前社会腐败与反腐败的搏斗、《长恨歌》（王安忆）之再现上海弄堂小女子一生卑微的悲剧等，都正是现实主义之作。周梅森、陆天明、李佩甫、谈歌、关仁山和军队作家李存葆、朱苏进、周大新、阎连科、柳建伟等贴近现实生活实际的多年坚持，均十分引人注目。陈惠芬、何建明、黄济人、乔迈等众多的报告文学作家更以反映现实的历史进程见长。在诗歌、散文领域现实主义的作品也居多数。像绿原、牛汉、叶延滨、林莽等的诗作，季羨林、荒煤、冯牧、王充闾、周涛等的散文，严秀、邵燕祥、牧惠等的杂文，虽题材多样，也都富于现实的精神。这时期的文学创作虽仍存在英雄情结，但更多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和形象，人物描写更多贴近现实而少理想的渲染。如《烦恼人生》中的印家厚、《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的张大民等等。至如汪曾祺、邓友梅笔下的市井人物，陆文夫“小巷人物志”中的诸多小市民的形象也都见誉于文坛并受到读者的欢迎。

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历史题材的创作历来为中国作家所重视。而《左传》、《国语》、《史记》等早期的历史著作更为中国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历史题材和宝贵的叙事艺术经验。但建国初 27 年，历史题材的创作由于容易被目为“影射现实”而遭到不应有的批判和迫害，创作涉足者极少。到了新时期，这方面的创作便日见兴旺。姚雪垠的《李自成》、凌力的《少年天子》、徐兴业的《金瓯缺》、杨书案的《孔子》、刘斯奋的《白门柳》、二月河的《雍正皇帝》、唐浩明的《曾国藩》、熊召政的《张居正》等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从炎黄二帝到孙中山，历代重要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在这时期差不多都被作家写入了小说和戏剧。历史的重新想像，自然不乏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传奇色彩。但历史题材创作近年受到新历史主义的影响，也出现了若干有乖史实且违背历史唯物主义、肆意虚构的“戏说”之作，并引起争议。

女性主义文学的兴起也是新时期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追求男女平权和平等的妇女解放运动，自近代秋瑾为前驱，后来更成为人民革命运动的重要部分。“五四”后的新文学更涌现了冰心、丁玲许多女性作家的创作，为此目标作出自己的贡献。但新时期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已不限于追求男女的平等和平权，而更多着眼于揭示女性自身的特点。陈染、林白、徐小斌、海男和翟永明、伊蕾、叶梦等便属这方面的代表性的小说家、诗人和散文家。她们多深受波伏娃的《第二性》等西方女性主义著作的影响，并以大胆地书写女性的命运及其性意识、性感受而著称。张抗抗的《作女》更反映此类女性之追求生活的自立、自由和自在，被评论家认为此类女性形象已超越了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

半个多世纪来，我国还十分重视民间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的发掘与培植。这方面许多重要的民间传说、故事和歌谣被整理出版，如《民间歌谣集成》、《民间故事集成》等；尤其是许多重要的少数民族英雄史诗和叙事诗被整理和出版，如藏族、蒙古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等史诗，

还有撒尼族的《阿诗玛》、蒙古族的《嘎达梅林》等民间诗篇，它们作为中华民族的瑰宝与世人见面，更是当代中国文学值得骄傲的一件大事！而少数民族作家的茁壮成长，迄今包括过去没有作家的民族都拥有了自己的作家群，少数民族作家像蒙古族的纳·赛音朝克图、巴·布林贝赫、扎拉嘎胡，壮族的陆地、韦其麟，维吾尔族的赛福鼎、铁依甫江，彝族的李乔、吉狄马加，朝鲜族的金哲，白族的晓雪，藏族的益希单增、土家族的孙健忠、哈萨克族的艾克拜尔等更闻名于全国，这无疑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的成就！

儿童文学在新中国也获得显著的成绩。像袁鹰、金近、圣野、柯岩、金波、樊发稼、高洪波等的儿童诗，严文井、陈伯吹、贺宜、洪汛涛、葛翠琳、孙幼军等的童话，任大霖、任大星、胡奇、严阵等的儿童小说，高士其、郑文光、叶永烈等的科幻作品，还有任德耀、刘厚明等等的儿童剧，都为推进儿童文学的新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随着现代技术的发达和电脑的普及，网络已经成为人们之间的重要传媒。网络文学的兴起已成为当今中国文学的重要现象。它固然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电子网络无疑已成为传播文学的最便捷的渠道和方式，也成为各国文学交流的重要平台和我国文学通向世界的重要窗口。因此，回顾新中国文学便不能不关注网络文学的发展及其方兴未艾的规模。我国网民迄今已突破 8300 万人，网络文学受众之多可以想见。

如果说过去中国文坛更多受到政治导向的左右，那么现在，作家们写什么和怎么写就更多受到市场消费需求的左右。纯文学的追求在许多作家那里往往更多受到市场与金钱酬报的制约，这又往往导致写作的浮躁和粗糙，导致迎合某些读者的低级庸俗的趣味，也导致作品理想光芒的缺失、乃至思想性和道德感的消解。文学中性描写的风行，并非与此无干。某些文学报刊和出版社过于偏向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效益，更促进了上述不良的倾向。但总体而言，这时期我国文学由于广泛借鉴世界各国文学的优长和创新的经验，描

写水平有长足的提高，大至反映巨大时空的许多人物和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小至刻画人物内心细微的情感波澜和意识流动，许多作家都表现得游刃有余，从构思到语言都力求更多的个性特色、更多的独创性。作家对社会弱势群体也怀有更多的人文关怀和悲悯精神，应当说文学对人性表现的深度和对社会生活描写的广度等方面均有所超越于前一时期的文学。但艺术上生硬移植西方一些作品的经验和模式的现象也不少见。因而也出现了一些晦涩难懂、甚至读者完全读不懂的作品，值得我们加以反思。

在世界的多样文化中，中国文化以它的独特和悠久的传统，以它善于吸纳他国他民族的长处，并不断推陈出新，从而五千年来一直绵延不断，成为世界文化的重要一极，吸引了许多国家和民族的人民。中国文学由于它所运用的语言文字的特点，它已成为与英语文学比肩的世界上拥有读者最多的语种文学之一。新中国文学由于反映了十三亿人民建设特色社会主义的历程，又积淀了悠久文化的优秀传统，还吸纳了现代世界各国文学的优长和新的经验、新的创造，它必然因自己的现代化而表现出新的时代特色。这就使它真正成为人民的文学，为人民而创造，为人民所利用。大多数作家都站在人民的思想立场上去透视生活、评价历史，也以人民的审美好尚为好尚，努力创造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作品，向世界倾诉的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人民的感情，描绘的是许多国家和民族所不熟悉的新的世界和新的人物，从而也就产生了它的新的世界价值。

当前，我国各族人民在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正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提倡“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向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奋发前进。回顾新中国文学所走过的路程，瞻望国家和民族的灿烂未来，对于新世纪我国文学的前景，我们固不无忧思，但又满怀乐观的信心。我们深信，拥有宝贵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我国文学界，一定会正视自己的历史，努力避免过去曾有的缺失，进一步坚定为人民

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守文学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继续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等方针，站在新时代的思想高度，以宽阔的艺术视野，更好地深入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像邓小平所教导的那样，“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精益求精，不断提高自己创作的艺术水平，以更多优秀的作品去回报人民，并在世界文坛上焕发出应有的更加夺目的光辉！

(原载《文艺报》，2004.9.30.)

## 关于艺术形而上学性的思考

王元骧

—

在今天，当艺术为金钱所收买，丧失它自身所固有的人文性，而沦为人们休闲、消遣的玩物；当作家不再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满足于对所谓“原生态”的生活的真实呈现，而使作品日趋粗鄙化、浅俗化；当艺术理论正在怀疑美是否还是艺术的本质属性，并致力于消解美的超验的、形而上学的意蕴，而把它降贬为只是感官和欲望的对象的时候，回过头来再重新探讨和阐述艺术的形而上学性的问题，对于我们思考和认识艺术的性质，恐怕是不无启示意义的。

形而上学就是一种超越经验之上的追问，是一个属于本体论的问题。谈到艺术的形而上学性，我们就不能不想起并回溯到被克罗齐称之为“美学之父”的柏拉图的美学思想。柏拉图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理念”。这种理念的内容在他那里就是指他在《理想国》中所说的“正义”（如他在《会饮篇》中认为“最高美的思想和智慧是用于齐家治国的，它的品质通常叫做中和与正义”），亦即人们所追求的一种至高、至善的社会理想，一种被哲学家称之为永恒的、终极的真理。它作为世界的“范型”是不可能现实世界